

關於胡風反革命
集團的材料

人 民 出 版 社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

“人民日報”編輯部編輯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29·787×1092耗1/32·4印張·86,000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00 定價：(特)0.20元

序 言

爲應廣大讀者的需要，我們現在將“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間所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論編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就叫“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在這本書中，我們仍然印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爲讀者研究這個反革命兩面派的一項資料，不過把它改爲附件，印在舒燕那篇“材料”的後面。我們對三篇“材料”的按語和註文，作了少數文字上的修改。我們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註文，增加了一些註文，又增加了兩個按語。第一、第二兩篇題目中的“反黨集團”字樣，統照第三篇那樣，改爲“反革命集團”，以歸一律。此外，一切照舊。

估計到本書的出版，如同“人民日報”發表這些材料一樣，將爲兩方面的人們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將注意它。一方面，廣大人民將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緒的人們，將從胡風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鳴。胡風和胡風分子確是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代言人，他們咒罵革命的話和他們的活動策略，將爲一切能得到這本書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賞，並從這裏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教育。但是不論怎麼樣，總是無救於他們的滅亡的。胡風分子的這些文件，如同他們的靠山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一切反對中國人民的

反革命文件一樣，並不是成功的紀錄，而只是失敗的紀錄，他們沒有挽救他們自己集團的滅亡。

廣大人民羣衆很需要這樣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樣耍兩面派手法呢？他們怎樣以假象欺騙我們，而在暗裏却幹着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情呢？這一切，成千成萬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反革命分子鑽進我們的隊伍中來了。我們的人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我們善於辨別在正常情況之下從事活動的好人和壞人，但是我們不善於辨別在特殊情況下從事活動的某些人們。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象蔭蔽着。但是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將其真象蔭蔽得十分徹底。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後，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他們的言論、行動，不但跟共產黨人不相同，跟廣大的黨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過是抓住了他們的大批真憑實據而已。就胡風分子的許多個別的人來說，我們所以受他們欺騙，則是因為我們的黨組織，國家機關，人民團體，文化教育機關，或企業機關，當着接收他們的時候，缺乏嚴格的審查。也因為我們過去是處在革命的大風暴時期，我們是勝利者，各種人都向我們靠攏，未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作一次徹底的清理。還因為辨別和清理壞人這件事，是要依靠領導機關的正確指導和廣大羣衆的高度覺悟相結合才能辦到，而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點的。凡此種種，都是教訓。

我們所以重視胡風事件，就是要用這個事件向廣大人民羣衆，首先是向具有閱讀能力的工作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向他們推薦這個“材料”，藉以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

這個“材料”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和鮮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廣大的革命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學得了一些東西，激發了革命熱情，提高了辨別能力，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的。

“人民日報”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目 錄

序 言

-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 5
-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舒燕)…… 7
- 附錄：我的自我批判(胡風)…… 23
-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 47
-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 88
- 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人民日報”社論) …… 126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

胡風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寫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寫了“附記”的“我的自我批判”，我們到現在才把它和舒蕪的一篇“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一同發表，是有這樣一個理由的，就是不讓胡風利用我們的報紙繼續欺騙讀者。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的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讀者從胡風寫給舒蕪的那些信上，難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來嗎？從這些信上發散出來的氣味，難道不是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過的一模一樣嗎？甚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甚麼“在民主要求的觀點上，和封建傳統反抗的各種傾向的現實主義文藝”，甚麼“和人民共命運的立場”，甚麼“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甚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甚麼“符合黨的政治綱領”，甚麼“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這種種話，能夠使人相信嗎？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個真正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知識分子（這種人在中國成千成萬，他們是和中國共產黨合作並願意受黨領導的），會對黨和進步作家採取那樣敵對、仇視和痛恨的態度嗎？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胡風反革命集團中像舒蕪那樣被

欺騙而不願永遠跟着胡風跑的人，可能還有，他們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風的材料。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從進攻轉變為退却（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檢討要像舒蕪那樣的檢討，假檢討是不行的。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胡風應當做剝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去假面，揭露真相，幫助政府徹底弄清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的全部情況，從此做個真正的人，是胡風及胡風派每一個人的唯一出路。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

舒 蕪

胡風文藝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外衣掩蓋之下的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多年來胡風在文藝界所進行的活動，是從個人野心出發的宗派集團的活動，是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於文藝運動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為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反共文藝集團爭奪領導地位的活動。

我在解放以前，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在胡風主編的“希望”以及其他胡風文藝集團的刊物上，發表了“論主觀”等一系列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文，狂熱地宣傳着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直到解放後，在共產黨的教育之下，在參加實際鬥爭當中，我才初步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但是，胡風在解放後不僅是對於他的錯誤沒有認識，反而對抗着文藝界和廣大讀者對他的批評，以至使他的錯誤的文藝思想發展到更加嚴重的程度。在這裏，我要提供一些有關的材料，以幫助大家更好地認識胡風思想和他的反共活動的實質。

我所要提供的材料，就是胡風在解放前後寫給我的一批信。下面就將信中較重要的有關材料分成四類，依寫信時間先後摘錄出來，附加必要的說明。

第一、从这一類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
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对和抵
制中國共產党对文藝運動的思想
領導和組織領導

一、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信（重慶）

來此日期，頂好过了十六日。因兩位馬褂在此，豪紳們如迎欽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還有，他們說是要和我細談，其實已談过了兩次，但还是要細談。好像要談出我底“私房話”，但又不指明，我又怎樣猜得着。这一回，我預備談時請他們出題，我做答案。這是他們特選的機會。所以，你如這時來，我們就得不到偶語的時間，等於空跑。过了十六日，就空了。

【兩位馬褂】指何其芳、劉白羽兩同志。他們當時剛由延安到重慶，是中國共產党派遣到當時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豪紳們】指當時重慶的進步作家們。

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信（重慶）

二十五日進城，當天發一信後復接一信。當天下車後即參加一個幾個人的談話會後半會。抬頭的市僧首先向“主觀”開砲，說作者是賣野人頭，抬腳的作家接上，胡說幾句，蔡某想接上，但語不成聲而止。也有辯解的人，但也不過用心是好的，但論點甚危險之類。最後我還了幾悶棍，但抬頭的已走，只由抬腳的獨受而已。但問題正在開展，他們在動員人，已曉得是古典社會史的那個政客哲學家。今天遇見，說是有人送刊物請他看，他看了四節，覺得有均衡論的傾向云。

那末，我底估計完全對了（抬腳的也當場恭維了雜文），

後記裏的伏線也完全下对了。看情形，一是想悶死你，一是想藉悶死你而悶死刊物。哲學家們和官們屬於前者，文學家們屬於後者。我底回答是：要他們寫出文章來！

你現在，一要預備雜文，一要加緊對這問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準備迎戰。……要再接再厲！（旁點是原有的。下同。——舒燕）

現在考慮中庸是否即發表，多給他們找缺口。你意見？望即告。

【一個幾個人的談話會】指當時在重慶由馮乃超同志主持的一次座談會。在這個會上，茅盾同志等對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第一集第一期上發表的舒燕的論文“論主觀”提出了批評，這篇文章是宣傳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抬頭的市儈】指茅盾同志。【蔡某】指蔡儀同志。【也有辯解的人】指馮雪峯同志。【古典社會史的那個政客哲學家】指侯外廬同志。【官們】是指一些共產黨員，出席那次座談會的當然不會有國民黨官員。【中庸】指舒燕的文章“論中庸”，該文後來登在“希望”第一集第二期上面。

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信（重慶）

本來可走的路是很多的。不過，我們雖從來沒有希望得到批准（准）之心，但無奈他們總要來審定，因而從此多事了。而時代又是這樣的時代，所以要考慮作法，而且也只有在这一意義上考慮作法。而其次，要加強實力，非大大地加強實力不可。這一點就有些感到痛苦了。

那第二天，我說了幾句話，用意是，我從來沒有打過甚麼旗號。看他們怎樣了解罷。還有，另一位何爺，攻擊胡興是宣傳盲動主義的。天下就有這樣可笑的法官。

【他們總要來審定】這裏的“他們”指當時重慶共產黨在文藝方面的負責同志。【那第二天】指一位共產黨的負責同志和胡風、

舒蕪談話，批評“論主觀”的錯誤之後的第二天。【何翥】指何其芳同志。【嗣興】即路翎。

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信（重慶）

弄到這樣，當然有些無聊，但問題不僅在老爺們，而在於老爺們也是一大羣讀者底代表。我想，以後得在下筆前先變成老爺們，再來和變成了老爺們的自己作戰，一面妨（防）止他們不懂，一面妨（防）止他們構成罪案。這當然也無聊，但也只好做做能和無聊作戰的大勇者。

【老爺們】指中國共產黨的文藝工作中的負責同志。胡風把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中的負責崗位說成是“小官地位”，所以把負責同志稱爲“官們”“老爺們”。後面所引的材料中還有稱爲“權貴”的。後面還把中國共產黨稱爲“官方”。

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信（重慶）

兩信都收到。我想，還是要沉着一點的好。我說變換方法，只是說的要在戰略上加些防衛而已。沒有甚麼飄渺迷茫的。他們底战法不是已經領教過了麼？而你却想根本不要生活唯物論的稿子，這却使我糊塗了。如果在主觀的要求上覺得非改寫不可，那是應該的，否則，只要站得堅實，又怕甚麼呢？

兩次信都提到喬胡二位。其實，胡早走了，喬則那次後沒有單獨見面談過話。我不知道要告訴他們甚麼。你還覺得他們是權貴麼？不過，喬君好作徽服出行而已。我覺得暫時沉着一點的好。

【他們底战法不是已經領教過了麼】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信中所涉及的中國共產黨的一位負責同志和胡風、舒蕪談話，批評“論主觀”的錯誤那件事。【生活唯物論】舒蕪當時所寫的一部稿子，更系統地宣傳唯心論和個人主義的，後來沒有出版。

【喬】指喬冠華同志。【胡】指胡喬木同志。

六、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信(重慶)

對於官方,我想,也妥協不來。他們只就左右人士底說話中取平均數,这就難得說通了。但當然,敷衍總是要敷衍的。

【官方】指中國共產黨,參看前引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信後的說明。

七、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信(上海)

現在,已經成了全面攻來之勢,由那些公子們一直聯到姚、端木之流。主要對象就是幾個人。……看情形,還要愈加猖獗下去。

戰爭已經發動了,做得好,可以推進一步,否則只好丟開不管,做自己的事情。……

【全面攻來】指當時在香港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的作家邵荃麟同志等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了公開的批判和鬥爭;下面的一封信也是談這件事的。【那些公子們】指當時在香港寫文章批判胡風的幾位作家。【姚、端木】指作家姚雪垠、端木蕻良。

【幾個人】指胡風及其集團中幾個主要成員。

八、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信

今天這一鬥爭,意義能夠提得很高,對手又特別惡劣,……看情形,他們一面在發動各種卑鄙的手段(包括文字上的武斷宣傳)來抵抗、反攻,一方面盡力想逼我去“談談”,謀得一個有利的休戰。……但由於我們處境的不利,就應該特別謹慎,不能輕敵的。……

我們是要動搖二十年的機械論的統治勢力,多花一點力氣是必要的。……

現在的武器是想把我馬上“請”走,也是公子們底最後一着。現在是在逼與請的雙攻之中了。

【今天這一鬥爭】指胡風集團反對在香港的中國共產黨作家批評

他們的文藝思想的鬥爭。當時在香港的中共黨員爲了擔心胡風住在環境惡劣的上海有危險，勸他到香港轉解放區，同時可以進一步面談文藝思想問題，胡風則把這種好意解釋爲“逼我去‘談談’”、“想把我馬上‘請’走”。

九、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信（解放後的北京）

一、那裏，在文化上是新區，可以擺脫一切人事關係，從事開關工作，恐怕比任何地方都好。

.....

三、上海文壇被幾個猛人馳騁着，我們出書出刊物都不可能。北京太擠。武漢、湖南似乎茫無頭緒，是以香港餘風爲指針的。東北沒有這個壓力（或者很薄），且與天津接近。天津文運很活潑，魯藜等主持，很有前途。

【那裏】指東北。解放初期胡風要介紹舒燕到東北去開關工作。

【香港餘風】胡風始終把在香港的共產黨作家對他進行的思想鬥爭，形容成爲宗派性的東西，“香港餘風”及下面所引信中所謂“港派”，即此意。

一〇、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九日信（解放後的北京）

大文壇，實在亂得很，幾乎非裝死不可。港派還不放手，上海新華（港派主持）不賣“掛劍集”，北京在討伐阿壘，何理論家在打你和我，可想而知。……

經港派一鬧，書店看見你的名字就搖頭的。

詩，發表了後，在讀者裏面引起了熱潮，但文壇却想抹煞它，壓下它。許多地方朗誦，廣播。……有人願意，可以朗誦看看。

【掛劍集】舒燕的雜文集。【北京在討伐阿壘】指當時“人民日報”、“文藝報”對阿壘的“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論傾向性”等文的批評。【何理論家】指何其芳同志。【詩】指胡風自己的長詩“時間開始了”。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近十年來，胡風在文藝戰綫上的活動，主要就是有意識地、一貫地、日益頑強和狡猾地向着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進行鬥爭。他把這種思想領導稱爲“機械論的統治勢力”，號召他的集團中的人要“費點力氣”把它從根“動搖”。他在一九四八年寫的信中，認爲文藝方面二十年來都是機械論的統治，這就是說，他把一九二八年以來“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左翼作家聯盟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思想的宣傳，以至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都包括在“二十年的機械論的統治勢力”裏面去，對它們加以反對和進攻。

胡風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必然也就要反對和抵制藉以貫徹這個思想領導的組織領導。胡風惡意地、挑撥性地把中國共產黨說成“官方”，把中國共產黨在文藝方面的工作同志說成“官們”、“欽差”、“權貴”、“老爺們”、“公子們”，這裏充分表現了胡風對於中國共產黨在文藝方面的領導是如何反感與仇視。胡風明白說出，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即他所說的“官方”）是表面敷衍，實際上決不“妥協”的。

這裏也可看到，胡風對於當時文藝界的一些同志批評“論主觀”等文的錯誤思想，是採取十分頑強的抗拒態度的。他用了最惡毒的字眼來咒罵那些同志們。

第二、從這一類的材料當中，可以看出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

一一、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信(重慶)

我後天下鄉，但來月十三、四又得來。這中間，得擠出一篇八股文。人生短促，這不曉得是命運開的甚麼玩笑。然而，只得“忍受”。要做商人，只得和對手一道嫖賭，要在这圈子裏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

……即如這幾年的跳加官罷，實際上應該失陪，或者簡直跳它一個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蟲裏面。

【跳加官】指參加當時進步文藝界的活動；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信把參加農曆端午節紀念屈原的活動稱作“爲詩人們跳加官”，可証。這裏，胡風竟惡毒地把進步文藝界的人們稱爲“蛆蟲”。

一二、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信(重慶)

前一信早幾天想回的，但因爲心緒有些陰暗，擱下了。這陰暗，我也不想去分析它了，總之，好像置身在大家無端得意忘形地歡樂，但自己感受的正是相反，因而不但落莫不歡，反被當作異端仇視的那一種處境下的心緒。總之，好像和世界離開了。

……所幸的，這種享受也常有，正如俗話所說的，一根草有一粒露水養，只不過這絕對又絕對地不會從那些各種各樣的市儈們得來。警戒他們，肯定他們，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們握手言歡都可以，但如果對他們發生了一絲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

【市儈們】指當時國民黨統治區內共產黨的和非黨的進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們。上節所引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信稱茅盾同志爲“抬頭的市儈”，又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信中說到馬哲民同志時說：“馬也是熟人，一個小市儈。”均可証。

一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信(重慶)

君不見那些只把自己当作寶貝，視別人爲菟狗或豬仔的市儈們，是怎樣的卑賤！……

聞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這裏還有比他更醜的角色。

一四、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信（重慶）

連書店老爺都以爲刊物犯了宗派主義（沒有廣約文壇大亨），托詞說四期起不能出了。你看，這是甚麼世界。但一定要出下去，設法出下去。而且要出得更光，更有力，用這來打他們底耳光子。

【刊物】指“希望”。

一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信（重慶）

關心“壇”上麼？——狗打架而已。當然，並不真打。

刊，二期已寄，收到否？困難，一言難盡。一些文人在設法謀殺它。

【壇】指文壇。

一六、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信（重慶）

關於答文，有幾點意見。（一）對於大師們的回敬，太門雞式的了。氣派不大。有一種用橡皮包着鋼絲打囚徒的鞭子，打傷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傷痕，我以爲是好方法。所提及的都可以提及，但可以簡單一點，口氣冷一點，也就是更輕蔑一點。（二）如果前面輕帶幾筆就進到回答正文，臨了再回轉頭來回敬一下，也許更神氣一點？（三）招供之處，似應提及教條主義，強調地規定它爲主觀主義，着重地指出它底災禍的實情，這不但是爲了把大旗抓到手裏，而且不如此就難得招供或控訴底重量。……

【大師們】指當時批評了舒蕪的“論主觀”的人們，這封信中所談的，就是如何回答他們的方法。